



首届中国报人散文奖得主崔济哲最新佳作。

贾平凹感叹其文章读过就能记住，有些还放不下，
迫着你再去读，能够再读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崔济哲 著

闲话帝王



崔济哲 著

闲话帝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帝王/崔济哲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78-4796-4

I. ①闲… II. ①崔… III. ①帝王—列传—世界 IV. ①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591号

书名:闲话帝王	著者: 崔济哲	责任编辑:韩玉峰 装帧设计:张永文
---------	------------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1(编辑部)
0351-5628696(发行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796-4
定 价 35.00元

序

在中国舞台上，自三皇五帝始，似乎最有戏的是帝王，最热闹的是帝王，最抢眼的是帝王，最匆忙的也是帝王，最辉煌也最血腥的依然是帝王。

据柏杨先生考证：从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1945年，中国一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帝王。中国帝王的阵容可谓强大，在中国作史，皆把帝王放在历史的最核心、最根本、最显著、最着笔墨的地位，司马迁作《史记》开篇就是五帝，能登上本纪的除帝王就是霸王，唯一例外的是吕后，皇皇几千年，何人敢窥探这群帝王之项背？哪怕也斜一眼都有僭越之罪，其罪当灭族。

于是帝王就神圣起来，伟大起来，辉煌起来，超人起来。最后走向彻底的反面，昏庸起来，残暴起来，荒淫起来，奢靡起来，和尚打起伞来，直到折腾垮江山，折腾垮皇位，折腾得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中国帝王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中国的帝王似乎好区分，一登台“好皇帝”龙袍玉带，皇伞金辇，一脸正气，威风十足；“坏皇帝”则“三花脸”“大白脸”，一脸轻浮，举止失措，油奸鬼恶。

帝王的“阶级”阵营亦十分分明。

记得翦伯赞在北大曾讲，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帝王，帝王史是中国的封

建史，不能人云亦云，要深入到历史之中，否则盖棺难定。毛泽东曾经说过：“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可惜的是，我在北大见到翦伯赞时，他正经受苦难的折磨。但翦伯赞的讲述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隋炀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争论最大的皇帝。主流媒体包括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上过去都把他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恶魔皇帝，是典型的庸君、昏君、暴君，一生祸国殃民，但隋炀帝也有其“受看”的一面。他废除九品中正制，革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的传统官僚制度，大胆创新实行科举制，影响中国一千多年。他修建大运河，留下滚滚骂名，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惠民济世河，是南北经济大动脉，隋炀帝真乃了不起的大手笔，他又统一中国征服边夷，开疆扩土，称其千古又一帝可能不会差太远。

在中国帝王阵营中，唐太宗李世民可谓一杆旗，开大唐之先，出贞观之治，对外海纳百川，对内政治畅达。但李世民也有其人品卑劣残暴的一面，只是我们常常把他疏忽了。夸赞一个人时，其人则十全十美，洁白无瑕；指责一个人时，其人必然一无是处，彻头彻尾。李世民是依靠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上台的。玄武门之变从头至尾都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武装绑架唐高祖皇帝，逼其让位，囚父逼父；又亲自动手诛杀其兄太子李建成；杀死其弟齐王李元吉，然后毫不犹豫，回身立即把其兄其弟的十个儿子也是他的十个亲侄子，无论长幼，全部杀死，斩草除根；又霸占了其兄弟的所有妻妾、美女和财产。更卑鄙的是对待魏征，其前脚死，后脚就毁碑、赖婚、摘牌去名，几乎扒坟破棺，人的多面性在李世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靠“黄袍加身”搞阴谋诡计“出身”的赵匡胤，也有其为帝王的另一面。我言之：真皇帝不如土皇帝。赵匡胤开国立朝，却也实在窝囊，除上朝着正装外，一律穿布衣，且脏了洗，破了补，不肯作新衣。宋太祖还真不是作秀，装是装不那么彻底的，莫说饭菜从简，酒也不喝特制的，一壶喝三天，想当初作军阀当土皇帝时，每日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一餐就喝它

三壶酒。

大宋皇帝坐的轿子愣是延用后周王朝的，用久了，颜色都脱落了，有人劝他重新装饰，配以黄金，皇帝总要有尊严，但宋太祖拒绝了。

宋太祖的简朴自当皇帝始终如一，内廷的宦官只有五十余人，宫女也只有二百多人，他还认为太多了，要求裁员，在征伐北汉途中，正赶上除夕，他派人送给其母亲太后的节礼是三贯钱，送给妻子皇后的是贯半，这皇帝当的还不如一个土财主。

赵匡胤立宋当了开国皇帝后，未杀一位降王，更别说夷族，未杀一员大将，一名大臣，更别说株连冤杀。

《闲话帝王》正是要告诉你，中国的帝王们还有另一面人生，另一副面孔，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性格。归根结蒂，帝王亦人，他不可能离开他生活的环境、时代、氛围，不可能离开他的人生经历，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帝王。

被千口一辞言之“蠢猪似的仁义”的宋襄公，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其蠢无比，自取灭亡。但宋襄公是那个时代的君主，他蠢不蠢，愚不愚，傻不傻，笨不笨，要站在二千五百年前的立场上评论。以宋襄公蠢猪之论，俄国乃至世界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为了捍卫其夫人的纯洁、手持手枪和人家卫侍长决斗，结果被人家一枪击中，一枪毙命。普希金也是“蠢猪似的仁义”？至少是“蠢猪似的冲动”？非也，时代的局限，时代的决定，莫拿今人看古人，这正是《闲话帝王》中的真话。

读过此书必然对帝王有新悟，其实序就是开启书本的钥匙，现在就把开启《闲话帝王》的钥匙交给你了，是为序。

崔济哲

2016年4月于北京头发胡同58号院逸然斋

序 /001

齐湣王死得惨 /001

宋襄公背的“黑锅” /007

楚庄王的“范儿” /015

与西楚霸王论生死 /023

与秦始皇论剑 /028

宫廷政变当皇帝 /034

汉武帝晚年走火入魔 /050

阿斗的悲剧 /060

龙种不如跳蚤 /071

“金盆狗屎”皇帝 /083

胜得辉煌 败得悲壮 /101

陈后主跳进胭脂井 /111

隋文帝的革命 /116

武则天的“秘事” /124

缺德皇帝朱温 /145

从奴隶到皇帝 /150

“儿皇帝”的丑相 /161

皇帝的龙鳞 /172

宋太祖的腰带 /187

皇帝的一天 /196

朱皇帝的嘴脸 /210

口吃皇帝与“成化之恋” /221

死得凄惨,也死得悲哀 /235

乾隆皇帝拒绝开放 /251

光绪皇帝之死 /263

跋 /274

齐湣王死得惨

上小学时就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叫田地。

那篇课文是作为文言文学的，课文的题目叫《滥竽充数》。课文虽简单，但记忆深刻。大半辈子过去了，忘记的事情多了，读过的书和白读的也多了，但这篇课文没忘。不是我学得好，是课文选得好。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廩食以数百人。

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长大了，读书多了，处世多了，才考证到，南郭先生活得也自在，也滋润。所谓逃，其实就是大摇大摆地走了，考证不出谁炒了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有去处。何处何愁不充数，充数是文言文，译成今日白话，混呗。且在三百多吹竽的皇家乐队中混过，何处不能混？

这时候方知齐宣王叫田辟疆，是齐国第二个国王，他儿子就是喜欢“单练”的齐湣王，齐国第三任国王，即田地也。请教过懂音乐的行家，齐宣王懂行，听音乐就要听交响乐，听大阵容、全阵套的，三百人的乐队正好。无论在国家大剧院还是在人民大会堂都能“特出效果”，那才叫音乐。齐宣王是懂音乐的行家。

据考证，春秋时期，皇宫的乐队都是成规模的，演奏皆大阵容，数百人的乐队。最多的宫中乐队竟能达到一千四百多人。齐湣王至少是个音乐外行，或者他根本就不懂音乐。试想连楚国边上一个小小的曾侯乙，仅他的编钟乐队就需要几十人。齐湣王只听一个人在旁边吹竽，凄凄惨惨、悲悲凉凉的，一点回音振荡皆无，像小寡妇上坟，土财主给冥王过周年，如果就音乐来讲是一种巨大的倒退。“玩”音乐的“主儿”一般讲话像弹钢琴，太脆太爆冲击力太强，说得有些过。

说田地之死，就有必要说田地之生；说田地之生，就有必要说田辟疆之为。

齐宣王也有说道，他比和他同时期的诸侯王故事多得多，也精彩得多。除了“滥竽充数”作为成语流传至今以外，还有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非常遗憾的是它没有选登在小学生课文中，否则影响会更大。

《吕氏春秋》中有记载：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

齐宣王不常有，“齐宣王现象”常存。

齐宣王在齐国诸王中可谓有本事、有作为的一位国王，他开疆拓土，富国强兵在齐国历史上，齐宣王有一笔。

当齐国的邻国燕国发生内部动乱，人心思变之际，齐宣王果断抓住时机，派大将匡章率兵十万，攻打燕国。齐宣王这个战略时机抓得准，确有战略眼光，政治眼光。祸国殃民的子之把燕国折腾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而燕王姬哙昏庸无能，误国误民，子之和姬哙狼狈为奸，朝野上下都恨不能活吃了他们。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齐宣王以解放者的姿态，解燕民于倒悬。果然齐国的解放大军所到之处，皆箪食壶浆，以迎齐师，无有持寸兵拒战者，一路降旗。齐师十万，仅打了五十天，竟然一路凯歌，一路猛进，直达燕都，百姓开门纳之。

齐宣王也真行，把子之和姬咺打入囚车，武装押解，押送到齐国的国都山东临淄。齐宣王着实威风了一回，胜利者、审判者、执法者，齐宣王田辟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但“辟了疆”，灭了燕国，而且还把燕国的两个国王都弄到齐国受审。齐宣王不软，当众宣布，判子之凌迟，给剐了，判姬咺吊死。《战国策》曰：“燕王咺死，齐大胜燕，子之亡。”《资治通鉴》曰：“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咺。”按《资治通鉴》记载，子之遭受的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剐，而是剁成肉酱。

齐宣王十万大军攻打燕国这一仗打得漂亮，在东周末年堪称经典战役。

齐宣王不仅有“好射”一说，也有“大气”一说。

齐宣王曾因国事请教孟子，仅就请教孟子一事就能说明此“王”可教。作为一国之王，田辟疆面对孟子做自我批评，且没有一点遮遮掩掩没有。在二千三百年后的今天看，依然不易。齐宣王对孟子说，我好勇武，好战，好大喜功，这都容易引发战争。孟子就教育他如何改之；齐宣王剖析自己，说我贪财，孟子又教育他如何不贪；齐宣王又剖析自己，说我好色，让孟子批评教育。好战、贪财、好色，我未见中国历史上有第二位敢于这么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国王。

非常遗憾，齐宣王好的品质，好的基因，好的作风一点也没有遗传给他的儿子，而田地继承的几乎都是他爹的恶劣因子，且被数倍、数十倍地放大了。齐湣王当王威风，下场却悲惨，似乎从他的遗传基因中已经让人预感到。

齐宣王灭掉燕国后，燕国人并没有甘做亡国奴，燕国的公子姬平继任国王，当了燕昭王。燕昭王是燕国国王中最有作为、最励精图治的一位，也是齐湣王的掘墓人。当齐湣王还虎视四周，谁不顺眼就打谁，谁不臣服就开战，自我感觉特别好时，燕昭王已在易水河畔筑下“黄金台”招揽天下人才。燕昭王也有越王勾践那股劲、那股气，发誓要报灭国之仇，时刻注视着齐湣王的一举一动，积蓄力量，等待复仇。

田地当上国王后，几乎把周围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得罪遍了，到处树敌。不过田地自以为“大王”，贪财好武已走向极端。他和楚、魏两国事先约好，一起伐宋，得手后，三家均分宋之国土。有盟约在前，三国组成联军，田地亲自出马，披挂上阵，这小子天生喜好打仗，有这样的机会，他焉能不亲自挂帅？

战争的结果，不出所料，宋被彻底打垮，灭国，亡君。但这时候，田地贪财的劣根性突现出来。他说，对宋战争是我发起的，我出动的军队最多，我亲自挂帅指挥，亲自作战，楚、魏两国就是帮衬，那点虾兵蟹将，狗屁军队，没出几分力，凭什么要三分宋国天下。田地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越说越不平，先是拍案，继而推案大叫，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到他人的嘴里。宋地他要独吞，管他什么盟约，管他什么诚信。的确，灭宋国齐国出力最多，功劳最大。齐湣王坏就坏在不但缺德，而且玩弄阴谋诡计，翻脸不认人。他表面一套，礼送楚军回国，言之一切都好说，既然是盟友，当按盟约行事。楚国军队挺高兴，按楚国国王的指示，带领军队去占领他们应分得的宋国土地。得胜之师，没有一点军事戒备。但田地玩阴的，趁楚国军队正得意洋洋之际，突然派兵掩杀过去，打得楚军丢盔卸甲，死伤累累，大败而逃。真乃不费齐军一分力，白占宋国三分田。齐湣王一不做二不休，用同样的嘴脸哄骗魏军，又用同样的办法打了魏军一个措手不及，把魏军彻底撵出宋国的地盘，他一人独吞宋国。楚、魏两国吃了哑巴亏，又伤人又破财又损地，恨齐国恨田地已经到了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地步了。

齐湣王没完。这家伙还嚣张跋扈呢！

他命令周围的三个小国，鲁国、邹国、卫国做他的附属国，国王都做他田地的臣属，向齐国进贡。三个小国把他恨得牙根疼。他还在大庭广众下放出狠话：哪天将亲率虎狼之师，灭掉残存的周王国，把周王朝的九鼎搬到咱齐国的临淄，我正式登基做天子，岂不乐哉？

对内，他可不像他爹那样搞什么自我批评，自我剖析，搞什么接纳不

同意见。他要的是一片赞扬和欢呼。当时他爹给他留下的宰相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孟尝君，孟尝君带头给他提不同意见。田地正“大红大紫”，眼中岂能容沙子？一句话罢免孟尝君，给他留点面子，赶他滚蛋。

《东周列国志》记载挺形象，亦生动。“齐湣王自孟尝君去后，益自骄矜，日夜谋代周为天子。”可谓鬼迷心窍。几位朝中大夫进谏，根本不听，又请召回孟尝君，这位田地脾气愈来愈大，竟然大怒把进谏的几位大臣杀掉，且“陈尸通衢，以杜谏者”。更多的耿直大臣是“谢病弃职，归隐乡里”。田地已然孤家寡人。

齐国田地日夜盘算着取代周天子的“大事”；燕昭王也没闲着，“黄金台”上招来了军事天才乐毅。燕昭王盘算着怎么报灭国杀君之仇，为了这一天，燕昭王整整等了二十八年。想起蒲松龄的一副对子：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乐毅给燕昭王出主意：“齐国地大人众，士卒习战，未可独取也。王必欲伐之，必与天下共图之。”结果燕国联合秦、赵、韩、魏组成五国联军，由乐毅统领，从三个方向夹击齐国。

战争的结果，史书上记载：“尸横原野，血流成河。”齐湣王一看颓势已现，他的先锋官战死，主力部队伤亡，丢下他的残兵败将，从前线跑回国都。齐湣王方寸大乱，也不再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是只想逃命。乐毅率大军紧追不舍。齐湣王这时举目四望竟无一国是朋友，无奈之中东撞西碰，想跑到过去对他称臣的那三个小国先避避难，但又放不下他想当天子的架子，结果处处吃闭门羹，最后落在了楚国将领淖齿手中。淖齿恨田地也恨到牙缝里了，他先把田地公审了一通，下一步就考虑不能让这位曾经作威作福、曾经让楚国军队吃过大亏，还朝思暮想当天子的齐湣王好死。

据《东周列国志》上记载，淖齿也真够狠的，他真没让田地好死。《中国人史纲》中这么说的：“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其

中三分之一，即一百八十三个帝王死于非命，而以田地死得最惨。”

田地死得最惨，他被淖齿下令悬挂在屋梁之上，活生生剥皮抽筋。这个颧颥傲慢的老汉，在酷刑之下，哀号了两天两夜，才行气绝。

在中国历史上，不得好死的帝王中，死得最惨的当属齐湣王。

呜呼哀哉！

宋襄公背的“黑锅”

宋襄公背上的“黑锅”是背定了。

他那套“礼数”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真是蠢透了，傻透了，只能让人作为笑料。作为一国之君，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的悲剧何在？两千多年来人们只要翻开历史都会嘲笑他，戏之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毛泽东也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这样讥讽宋襄公，“我们不是宋襄公，不需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被描绘成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丑”。蠢猪似的宋襄公，这口“黑锅”宋襄公看来是背定了。

宋襄公背上这口“黑锅”源于泓水之战。

宋国不大，但“地位”高。想当初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筑坛会盟时，宋国的国君因其祖上商有殷，被封为公；而齐桓公的封位是侯，宋国国君理该挑头，成为“霸”，但因国力不如齐国，才屈居其后，但那是宋桓公时代的事。到了宋襄公时，宋国的国力增强，宋国的国君襄公雄心勃勃，又赶上霸主齐桓公死了，霸主的官座空出来，宋襄公便有会盟称霸之心。

柿子捡软的捏，古今一理。公元前638年，宋国决定征讨郑国，意在给中原其他国家看看，今日之宋国远非昔比，今日之襄公雄才大略。然则郑国虽弱小，但不乏韬略，急求助于相邻的大国楚国。楚，大国也，楚之国君楚成王亦雄心勃勃，其雄心甚至比宋襄公更甚。楚认为师出有名，正

欲与宋一争霸主，毫不犹豫，兵伐宋救郑，两军对垒于泓水之上。此河为古河名，泓水河只在史书上有记载，波涛大河如今只有考古专家能识得其古河道，判断出大约在河南柘城县西北。谁又能想到这儿曾经发生过史上有名的泓水大战。

宋楚之兵隔泓水而立。楚强而宋弱，但楚是远道而来，疲师征战，而宋军是以逸待劳；楚军要渡河而战，而宋军是临河而战，占地利之优，完全可以先敌主动，按现在的军事常识，宋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宋要何时打，就何时打。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宋襄公手中。

但宋襄公却打了一场“蠢猪”式的败仗，让楚军杀得大败。不但溃师败阵，连宋襄公也中一箭，身负重伤，几乎阵前丧命。

那场泓水大战，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宋襄公的大哥，宋之相目夷懂得军事，但宋襄公不听，他有他的哲学理念，他有他的战争礼数。楚国的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渡过了泓水，可以想象，楚军的几百辆战车，几千匹战马要渡过汹涌澎湃的泓水河也真不容易，也是件大工程，可能比楚宋两军之战还要艰难，还要复杂。司马迁的《史记》也好，左思明的《左传》也罢，皆未写楚军是如何渡过泓水河的，是架桥、渡船，还是涉水？但半渡而击之，是宋军绝妙的战机。

《史记》中讲：“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用现在乃至两千多年前的眼光看，宋军不败谁败，上帝赋予你不取，自有他人取矣。宋襄公丧师败绩活该，宋襄公负伤非但不光荣，反而是耻辱。“国人皆怨公”，宋国人真够讲礼数的，败师丧军，多少家庭失去亲人，妻子无夫，儿女无父，父母无子，却没有兴师问罪于襄公，没有揭竿而起清算，宋国不愧为商之后裔。宋国至商之后，出宋襄公这类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宋襄公有宋襄公的理论，宋襄公有宋襄公的哲学。“君子不重伤，不

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认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宋襄公的理论、礼教、哲学换来了“蠢猪”式的“黑锅”。

用现在的眼光看，用现实的标准衡量，宋襄公不糊涂谁糊涂，宋襄公不“蠢猪”谁“蠢猪”，毛泽东言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是扣帽子。

你不可能穿越时空隧道用春秋时代人的眼光去评价一个人，更不要说事隔两千六百多年了，我们看五十年前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都已恍如隔世，何论春秋之际？

宋襄公不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他那种真诚礼教，仁义道德恰恰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美德。

宋襄公世家，自商至周，数百年皆贵族，皆封公侯，祖祖辈辈都是礼仪教化出来的，是古礼一代接一代才塑造出来的“模范”。“士可杀不可辱”，道德底线不能丢。这该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美德。

宋襄公在做太子时，其父亲桓公病重，继位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宋襄公那时叫兹甫，就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就可能被认为是“蠢猪”式的议题，他不当太子，让位给他庶出的兄长目夷。且诚心诚意地让，原因有二：一是目夷年长于他，长者为尊，应该继位；二是出于仁义道德，他礼该让位。在春秋时代，就在宋国的四邻，为争夺王位，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事已层出不穷，哪里还有为礼数把眼看到手的王位拱手让给他人，言其“蠢猪”式的为人处事恐不为过。但兹甫认为应该。其兄目夷亦有股“蠢”劲，他和兹甫一样，认为道德底线不能破，仁义礼数不可乱。他不表演亦不作秀，绝不接受兄弟的礼让，索性逃到卫国“避难”。由此可以看出宋国的礼数影响之深。兹甫、目夷家庭的教育已然根深蒂固，不是利益、成功、胜利、荣誉所能颠覆得了的。再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他们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死易，改难；至死不悟，至死不变。

从《左传》《史记》中看，楚成王不讲究什么仁义礼信，他更讲究现实，善玩阴的。出拳不讲套数，出牌不论规则。宋襄公吃过楚成王的亏，